

0310

第六輯

政协廊坊市委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

廊坊文史資料

廊坊文史资料

第六辑

廊坊市政协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廊坊文史资料

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河北省廊坊市委委员会

学习文史委员会编

北京永乐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7 印张 156 千字

1996 年 12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廊文出准字(96)第 45 号 工本费 5.00 元

编辑说明

本辑辑入革命斗争事件、人物史料各 10 篇,依事件发生时间或人物活动年代编次。

革命斗争事件史料内容,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为主,兼顾其他社会团体组织的各种形式的斗争;人物史料部分则重点反映各历史时期有一定影响的各族各界人士的活动,其中包括某些曾一度站在人民对立面、后来有所醒悟变化的人物。

在编辑过程中,我们为系统全面反映廊坊革命斗争历史面貌做了努力,但从各历史时期和地域分布情况看,本辑选收的史料仍存有不平衡。这并非有意厚彼薄此,实乃史料资衡或现有稿件的不平衡使然。

本辑编选、整理、审核、校印等工作可能存有疏漏或不当之处,敬请读者衡正。

编者

1996.12

序 言

正当全市人民努力实施“九五”规划和 2010 年远景目标、大力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时候,《廊坊文史资料》第六辑与广大读者见面了。

从鸦片战争到新中国成立的百余年间,既是帝国主义列强侵略瓜分中国、封建军阀和国民党残酷欺压劳动人民的反动黑暗史,也是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不屈不挠地争取国家独立与解放、实现中华民族振兴的一部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史。在这个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中,勤劳勇敢的廊坊人民积极投身抗外侮、争独立、求解放的伟大斗争,以热血和生命谱写出惨烈的篇章。这辑文史资料以翔实丰富的内容,从革命斗争有关事件和有关人物两个方面反映了廊坊人民波澜壮阔的革命斗争历程。我们从这些史料中可以了解和体味当时革命斗争的尖锐复杂和革命前辈义无反顾、不怕牺牲的坚强意志与高尚情操,激发爱国主义精神,增强理想信念和革命斗志,更好地搞好我市的两个文明建设。

政协文史资料工作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组成部分。这辑凝聚着全市政协文史工作者心血和汗水的《廊坊文史资料》,以其真实感人的历史画面和浩气长存的前辈风范,为我市的文化事业添一束光彩,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增一支臂助。

李振洲

1996. 12

目 录

中共文安特别支部.....	李益年(1)
四十八村联庄会.....	经耀民(6)
改造红枪会	董振明(17)
平定柴恩波文安城驻军叛乱	蔡 远(24)
抗战时期地方小报《吼声报》	李深森(42)
战斗在永定河两岸的北上支队	李大卫(46)
文安县抗日时期统一战线工作	阎长城口述 井桂林整理(76)
两次胜芳保卫战	苗长玉 耿金生(80)
平津战役支前纪实	徐 英(89)
追剿京南残匪	徐柱国(95)
马钟琇先生.....	马重福(106)
胡英甫传略.....	王德奎(108)
回族抗日英雄何臣.....	甘瑞龙 李春元 王景润(114)
爱国民主人士巩维翰.....	王旭红(119)
王少奇传略.....	伊 人(128)
黄诚烈士传.....	刘鸿绪 张品印 李春增 杨瑞华(138)
回忆我的妈妈董秀奎.....	刘文荣口述 王信云整理(150)
孤胆英雄冯景泉.....	孙焕恩 赵文澜 白银章(155)
张熙光传略.....	张汝河(169)
朱占魁沉浮录.....	李 锦(180)

中共文安特别支部

李益年

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上海诞生。这是我国近代以来工人阶级成长壮大的结果,是苏联十月革命以来马列主义在我国广泛传播的结果。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象一轮红日蓬勃升起在东方,使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动人民看到了生机和希望。工人阶级中的知识分子首先在这大变革中觉醒。在文安县,张宗义成为第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

张宗义,字宜斋,又名存真、宗一。1897年出生于文安县大柳河村,1922年就学于天津第一师范。他不仅学习好,而且接受新思想,进步很快,并于1923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5年秋末,中共北方区委派张宗义以津浦铁路视察员的身份回到家乡,发展党员,建立党的组织。他首先来到大清河畔的左各庄镇小学校里,找到他的老同学小学教师王紫树、董在毅二人,向他们传播马列主义和革命道理。因他们早就是志同道合的老朋友,所以一说就成,很快就发展王、董二人为共产党员。从此,革命的火种开始在文安洼这块饱经风霜的土地上燃烧。

王紫树,左各庄村人,生于1903年。其父王殿如经商,有“双合永”杂货铺、钱庄、盐场,还有两只大对槽船搞运输,家庭生活很富裕。1924年春,为了回家组织农民闹革命,毅然退学回村,担任小学教师。他与董在毅一起,一方面扩大招生人员,一方面对学生加强爱国主义教育。

王紫树、董在毅加入中国共产党以后,仍以教学为掩护发展党员,扩大党的队伍。为了提高人民群众的政治觉悟和文化水平,他们利用小学校为校址,办起了文安县第一所农民夜校。夜校在向人们传播文化知识的基础上,主要宣传苏联十月革命的伟大胜利;讲解“二七”铁路工人大罢工的英勇事迹;揭露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侵略和压

迫工人、农民的罪行。深入浅出的教学方法,使学员懂得了很多社会道理,开阔了人们的视野,照亮了人们的心灵。人们奔走相告,参加上夜校的人数也就越来越多。很快夜校学员发展到100多人。经过一冬的培养教育,先后又在学员中发展了王植槐、赵兴邦等10余人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26年3月12日,王紫树、郝化林参加了在天津大舞台召开的纪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一周年紀念大会,聆听了李大钊等领导同志在紀念大会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共北方区委对文安县左各庄党的活动非常重视,对所做的工作也非常满意。1926年4月,中共北方区委决定,张宗义、王紫树二人参加由毛泽东同志亲自主办的“第六届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在广州农运讲习所,张宗义、王紫树多次听取了毛泽东、肖楚女等领导同志的谆谆教诲,受到多方面的革命启蒙教育。他们还参观了海陆丰农民运动的实际情况,倾听了彭湃同志领导海陆丰农民闹革命的经验介绍。他们还进行了实地调查,掌懂了很多闹革命的实践经验。通过这次学习,王紫树不但从理论上丰富了知识,而且从实践上增长了才干。

1926年9月,王紫树回到家乡,首先向党员们传达了毛泽东、肖楚女、张太雷等同志的重要讲话。他把带来的彭湃同志主编的《东江农民》等革命书籍让同志们传阅,并嘱托大家要珍惜这些书刊,不能落在敌人手中。王紫树向同志们介绍了海陆丰农民运动情况,他说:“我们在广州看见的天下,那才是老百姓的天下。比较起来,咱这北方才是人间地狱。我们要唤起民众,起来斗争。咱现在力量还小,等过几年咱组织壮大了,是能做到的。海陆丰就是我们的懂子。”

鉴于左各庄党的发展工作情况,上级党组织决定成立文安县党的组织。1926年10月下旬,王紫树、董在毅组织全体党员,在左各庄小学秘密召开全体党员会议,传达上级党委的批复,建立“中国共产党文安县特别支部”;王紫树、董在毅为特支负责人;特支属中共顺直省委领导。从此,文安县有了党的领导核心。

为了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和领导开展工农革命运动的才能,中共

文安特支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注重对人才的培养,先后派共产党员宋绍庭(文安城内人)、张广信(大柳河村人)到苏联东方大学学习深造,派出梁雨如(靳各庄人)到武汉军校学习。

为进一步提高农民夜校学员的政治思想觉悟,在传授文化知识的同时,王紫树把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到的知识,编好课程,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员们。还教学员们唱《打倒列强》、《劳动革命》等进步革命歌曲,使学员思想觉悟进一步提高。

根据形势的发展需要,特支见到建立农民运动组织的机会已渐成熟。经过反复研究协商,1926年秋末,王紫树、董在毅等秘密召开了由劳苦农民和脚行工人参加的会议,建立了“左各庄农民协会”。由于当时思想和组织工作做得好,使加入农民协会的会员很快达到200多人。协会规定:“奋斗的目标是:减租减息,耕地农有”;“革命对象是:土豪劣绅,封建把头”;“会员纪律是:严守秘密,服从指挥,统一行动,互相支援”;“协会口号是:打倒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及其反动军阀。”

农民夜校和农民协会的建立,为发动和领导农民革命运动做了充分的思想和组织准备。

1926年冬,王紫树、董在毅亲自领导和发动了左各庄脚行工人的罢工运动。脚行是集市交易的桥梁。脚行工人的罢工,使土豪、大商团的商品无法运转,因而叫苦不迭。最后,他们得知这次罢工的组织领导者是王紫树、董在毅时,便四处托人,迫切要求复工,并答应给脚行工人增加30%的工资报酬。罢工取得了圆满成功。

左各庄脚行罢工的胜利,使广大劳苦群众欢欣鼓舞,群情激昂。王紫树、董在毅的名声也从此传扬开去。农民上夜校的人越来越多;要求加入农民协会的人也越来越多。到1927年春,不仅左各庄农民运动达到了高潮,共产党员郝化林还亲自到太子务、孙氏等村庄,发展党员,建立农民协会。

中共文安特支领导的左各庄农民运动的迅猛发展,使土豪劣绅们胆战心惊。特别是左各庄大恶霸地主董弼臣,其兄董尊楼是军阀头

子曹锟的把兄弟。董弼臣也曾任北洋军阀中任过宪兵营长，直奉战争中被击败后逃回左各庄。他们兄弟依仗自己的经济资本和政治权势，在左各庄横行霸道，被当地群众称为“董武霸”。他们对农运更恨之入骨。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董武霸”认为时机已到，便跑到天津警察局报告王紫树、董在毅等在左各庄一带搞赤化活动。

对于“董武霸”的告发，党内已经察觉。郝化林找到王紫树说：“现在风声很紧，听说有人告我们，要出事了。你们躲一躲吧。”王紫树也分析到了形势的危险性，说道：“敌人是对我来的，若要躲了，损失会更大。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先走吧。”王紫树与董在毅仍然坚持工作。

1927年5月的一天，董武霸带领天津警察局密探处40多全副武装的暴徒，夜间乘轮船急驶左各庄，第二天拂晓，突然包围了王紫树的家。敌人破门而入，要绑王紫树。早有思想准备的王紫树在敌人面前大义凛然，推开敌人，义正辞严地说：“你们狐假虎威的干什么？用不着绑，我自己走。”同时，敌人还抓捕了董在毅，并进行大搜查，先后逮捕了董在刚、王笃臣、王植槐、赵兴邦等9名共产党员，押往天津，关进监狱。

董弼臣兄弟早已买通了官府。天津警察局军法处对王紫树、董在毅进行了严刑拷打。王、董二人坚贞不屈，严词揭露反动政府欺压人民的罪行。敌人恼羞成怒，判处王、董无期徒刑，关进直隶第三监狱。

王紫树、董在毅在狱中受到百般虐待和精神折磨。他俩视死如归，互相勉励，互相鼓舞。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二人用日记记述了狱中13个月敌人的残酷暴行和二人对敌斗争的事迹。

这本日记，郝化林和梁雨如同志都见到过。梁见后说：“见日记中记述的凄惨状况，令人酸鼻，不忍卒读；见记述到二人互相鼓舞，坚强不屈处，令人敬佩。”六十年代，董在毅的儿子董钦武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河北省档案馆的王卓如女士，至今下落不明。

1928年6月，奉系军阀张作霖溃败，傅作义就任天津警备司令，并下令释放所有政治犯。王紫树、董在毅虽被释放出狱，但因受敌人酷刑摧残，身患重病，生命垂危，不久便相继逝世。

王紫树、董在毅逝世后，党内的同志们和生前好友，为了缅怀二位英烈，在文安城内召开了追悼大会，并募集资金在北关外建立一座石碑，以资纪念。

反动军阀对王紫树、董在毅的迫害，给中共文安特支造成了严重损失。他们下令解散了左各庄农民协会，停办了农民夜校。文安县刚刚兴起的农民革命被镇压了下去。

在革命的危急关头，中共文安特支的党员，有的牺牲了，有的自由脱党，还有的声明退出党组织。1928年1月27日，中共顺直省委在天津召开会议，决定撤销中共文安特支。

虽然中共文安特支撤销了，王紫树和董在毅牺牲了，但是，他们的革命精神和传播的马列主义思想永远铭刻在人民的心中。他们培养的共产党员郝化林（后改名郝伯石）、赵兴邦（赵健）等同志，在大革命失败后，同全国的共产党员一样，由公开转入地下，继续坚持斗争，直至革命的最后胜利。

四十八村联庄会

经耀民

1937年7月7日,芦沟桥一声炮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奋起抗击日本侵略者,血与火的抗日战争爆发了。“七七”事变刚发生三个月,文安县沿河四十八村联庄会在娘娘宫同日寇进行了一场殊死的斗争,歼敌一百余人。这是文雄地区打响的抗日第一枪,也是冀中平原第一个歼灭战。从此,四十八村便远近闻名,联庄会的事迹也广为流传。本文记述的,就是四十八村联庄会的成立、发展以及走向革命的光辉历程。

四十八村概况

在冀中大地,有几个地方叫四十八村。这里所说的四十八村,是指赵王河沿岸西起大苟各庄东到史各庄约二十五华里之间的四十八个自然村。因为这些村庄大部分座落在赵王河南岸的千里堤上,所以,又俗称堤堦儿四十八村。

这里河流纵横,土质肥沃,是一个美丽富饶的地方。赵王河水清洌见底,蜿蜒东流;千里大堤绿阴掩映,堪称一景。赵王河以北是滚滚东流的大清河,在大清河与赵王河之间,有一个长二十五华里宽十华里的大洼,叫“百草洼”。“百草洼”经过多年水泡和淤积,土质肥沃无比。赵王河以南约五华里,有一条自西向东缓缓面流的小河,叫小白河。这是一条季节性河流,一般冬春干枯,夏季排泄任丘沥水入文安洼。在苟各庄与小龙华两村之间,北起赵王河南到陵城有一条小河,叫古洋河。它是勾通赵王河与子牙河的运输河。古洋河以东千里堤以南叫大南洼,又称“四百八”。这里三面临堤,土质松散,旱涝保收。“百草洼”和“四百八”是四十八村人民的两方良田沃土,人们常自豪地说:“南有四百八,北有百草洼,只要收成好,粮食大车拉。”但是,在建国前,这里经常受着水灾的侵袭。据统计,从1849年至1948年的一百年中,这里就有七十年遭受水灾。水灾的直接来源就是赵王河。

赵王河是大清河的南支，起源西淀（今白洋淀），经赵北口、大苟各庄向东流至史各庄村北的下河口与大清河汇合，全长约四十华里。赵王河的南岸是千里堤，北岸无堤埝，直接与“百草洼”相通。在冬春季节，赵王河一般水不满塘，每逢夏雨连绵的汛期，山水泛滥，西淀水位增高，赵王河水就漫出河槽灌入“百草洼”，形成河洼相连，一片汪洋。“百草洼”是西淀泄洪的唯一出路，在没有根治海河之前，这里十年九涝，几乎常年积水。有时开春落了旱堂，人们就抢种上苘麻、高粱等抗涝作物。在洪水泛滥年月，“百草洼”水深达五、六米，千里堤浮边浮沿，站在堤南坡外的村子里，就能看见大洼里过往的船帆。尤其在阴雨大风天气，白羊似的波浪滚滚而来，冲打着堤岸，浪花可溅过堤顶。每到这危急时刻，四十八村人民就日夜上堤守护。年轻的小伙子都跳进水里打桩护坡，有的扶抱着门板挡着大浪不让冲击堤岸。有时一个村的堤段发现险情，就鸣锣报警，其他村的人都赶去支援。由于上下游之间的利害关系，四十八村人民经常与上游的安新、任丘两县发生水利纠纷，有时甚至械斗。水灾使四十八村人民命运相连，也慢慢地养成了心齐抱攢、敢拼敢斗的特有性格。

四十八村除大苟各庄属任丘县管辖之外。其余四十七个村过去属雄县东南乡。共分四境，即：龙华境，包括大龙华、南庄子、白庄（今叫大龙华）、沙窝、店子、温庄、小龙华共七个自然村；上村境，包括大王庄、李庄、杨庄、大何村（今叫四合村）、付家村、张家店、小王村（今叫付王店）、南兴隆、北义和、果子园、南任庄、娘娘宫（今叫兴隆宫）、陈家村、宗家庄、北任庄（今叫河北庄）、张家村、宋家牌、贾家村共十八个自然村；下村境，包括小何村、朱家村（今叫朱何村）、北斗村、马庄（今叫北斗村）、庄子街（今叫回回营）、夏村、大郭庄、小郭庄共八个自然村；史各庄境，包括史各庄、封上、黑牛口（今叫史各庄）、河南（今叫南町）、桥西、（今叫西町）、郑庄子、鱼鳞口（今叫二合庄）、郭各庄、河头（今叫韩各庄）、秦各庄、张各庄、王村、口上、杨庄子共十四个自然村。每村设一名村长，一名乡地。有的村两牌办事，就设两名村长，两名乡地。每境由县里指派一名威望高、能统得起来的人任境长，管

理本境之事，并直接同县里保持联系。此外，还在史各庄和张家村各设一个局子，驻有警察，以维护治安。尽管安排如此细腻，但这里并不安宁。

四十八村大地主较多，拥有土地从几千亩到上万亩不等。长期水灾给地主带来发财的机遇，也使不少农家小户走向破产。一遇灾年，大多数农民缺吃少穿，无力抗拒灾荒，只有向地主借粮借贷，利滚利的高利贷像一具枷锁沉重地压在农民肩上而不能解脱，只有以地抵偿，长此下去，土地就都跑到地主手里。在四十八村，土地最多的地主要数大龙华高家“三天申”和娘娘宫的王家“十班”。高、王两家各有土地近万亩，自称地占三洼（大南洼、百草洼、老河北）、跨跃三河（小白河、赵王河、大清河）。土地的大量集中，使广大农民无立锥之地，只有租种地主的土地，连年灾荒使不少贫苦农民交不起地租，就联合起来抗租抗粮，同地主富农进行斗争；有的人被逼无奈，就拉杆子干起劫道、绑票的勾当；再加上军阀混战连年不断，散兵游勇到处为害，打家劫舍事件经常发生。一些大地主为了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大量购买枪支，雇用保镖护院。很快，在地主阶层里形成了买枪热，少的三、五支，多的几十支，这些地主武装便为以后联庄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

成联庄保家乡

1920年7月，以曹錕为首的直系军阀和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经过几年的明争暗斗，终于翻了脸，在京、津一带爆发了直皖战争。这次战争虽然时间不长就以皖系大败而告终，但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是深重的。在两军交战的地方，田禾被毁，房倒屋塌，不知多少平民百姓死于非命。更有甚者，不论是败军撤走还是胜军进入，他们都顺手把那里的财物抢夺一空。有些被打散的逃兵，又三、五十人一群、百八十人一伙的组织起来，走到哪里就抢到哪里。四十八村地处京、津、保三角地带，是战场的边沿，经常有逃兵在此路过骚扰。

农历8月9日，一股皖系逃兵大约二、三百人，乘五只大船顺赵王河自西向东而下，行至大龙华村北落帆靠岸。他们不同于以往的小股逃兵，不分青红皂白进村就抢，抢完就跑，而是先在千里堤上放了

岗，然后，一个当官的带着十几个卫兵闯入“南天申”高虎臣家，张口就要五万块大洋。高虎臣一看这阵势，不敢硬顶，就说：“这么多钱我哪能拿得出来。”当官的不由分说，把高虎臣十六、七岁的儿子高汉池抓起来做人质，并蛮横地说：“限你下午两点把钱送到船上。一手交钱一手领人，不然就把这小子点了天灯！”

高虎臣是“南天申”的一家之主，也是龙华境长。此人性格豪爽，交往广泛，好舞刀玩枪，胆量过人，在四十八村乃至任雄两县颇具名声。雄县每任县长上任，都要到大龙华来拜访他，有时县长请他去雄县议事，他总是一人骑马，独往独来，土匪绑票的没人碰他。今天，面对强敌，是打是降难下定夺。于是，他将“北天申”高文煜、“西天申”高旦池以及大龙华的头面人物请到一起商量对策。经过分析，多数人主张打，他们说：不打也是倾家荡产，打可能还有出路，咱们人手不够，可请邻村的亲戚朋友帮忙。高家确实亲戚朋友不少，娘娘宫的王树申是高虎臣的姐夫，陈家村的陈树棣是高虎臣的岳父，都是有枪有势的大地主。再说，凭高虎臣的威望，只要一句话，邻村也不会看着不管。于是高虎臣下了舍死一拼的决心。他一面稳住逃兵应着抓紧筹钱，一面派人给邻村及亲友送信，并请来了夏村闹义和团时的大师兄、身经百战的李庆祥指挥战斗。

李庆祥带来四十多支枪。他根据地形将几个村的兵力进行了部署。第一路，由大龙华和夏村的一百多支枪埋伏在“北天申”临堤的高房上做为主攻；第二路，由娘娘宫、陈家村、贾家村的六十多支枪埋伏在大龙华与贾家村之间的金家坟里；第三路，店子、沙窝的四十多支枪埋伏在大龙华村西的千里堤南坡，对敌人形成了半圆形包围。中午，逃兵正在船上吃饭，李庆祥一声令下，高房上的一百多支枪一齐猛射，把逃兵打了个措手不及，蒙头转向。与此同时左右两路伏兵冲上千里堤，向敌船猛烈射击。由于火力凶猛突然，敌人毫无准备，顿时成了一片散沙，不少逃兵纷纷跳入水中，向“百草洼”泅渡逃命。这时，高虎臣带着十几个人冲上敌船，把船上的残兵打下水去，救出了儿子高汉池。

这次战斗，只用了二十分钟就把逃兵全部击溃，共缴获长短枪一百多支，各村群众无一伤亡。

自打逃兵以后，人们感到，一村一户难以抵御强敌，只有联合起来，才有力量。有些小村主动向大村靠拢，要求同大村联庄，有事好互相照应。高虎臣对此更有亲身体会，他把各境的首脑请到一起，经过共同商量，大家一致同意成立联庄会，并制定了以下条款：

一、各村农户按自家土地计算，每五十亩地买一支枪，枪支多的户，可把多余的枪发给长工护院的使用；

二、各村的持枪人都是联庄会员，要按照班、排、连的建制进行组编，推举出军事指挥人和操练人，对联庄会员进行军事训练；

三、联庄会员必须服从村里的统一指派，有护村护秋的义务，遇到紧急情况，以鸣锣为号，立即向指定地点集合；

四、联庄会以保护本村为主，需要外村支援可下帖邀请。遇到涉及共同利害的大事，需要统一行动时，可临时协商确定。

从以上可以看出，这个联庄会是一个松散的民众自办自立组织，它不像军队那样，有统一的经费，有一个总的指挥机关和首领，而是各村具有独立性。联庄会员平时各自在家种地，有事就组织起来，亦农亦兵。这是农村自办武装的一种独特形式，在当时确实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联庄会成立后，各村很快按照规定购齐了枪支，并根据枪支多少健全了组织。当时，枪支最多且训练有素村要数大龙华和夏村。大龙华有一百二十多支步枪，还有十几支盒子枪，由高虎臣亲自指挥，郭云龙为训练教官。郭云龙毕业于保定讲武堂，曾在曹锟手下从军多年，识多见广，善于操练。每到地净场光的农闲季节，他组织各村联庄会，大龙华村有枪支二百多支。

动员有钱的几个大户出资,把街口和胡同口垒上高墙,安上大门,每到夜晚,大门上闩,村里安排人打更值夜,别说土匪强盗,就连条狗也钻不进村里。夏村这样做,很快在其他村推行起来。整个四十八村,村村修的像城堡,处处可闻练兵声。雄县县长为了安抚这支武装力量,还调集联庄会在史各庄搞了一次大演习。并赠送锦旗一面,上写:训练有方。

由于官方的支持,各村办联庄的劲头越来越大,震慑了土匪强盗。1928年张作霖被炸身亡,奉军大乱,在奉系五十三军中“胡子”出身的刘桂棠,拉出四、五百人从北京南下,一路枪夺财物,奸淫妇女,没人敢挡,一时闹的人心慌慌。四十八村联庄会严阵以待,已经做好了打的准备。可刘桂棠从雄县绕道史各庄向南而去,没敢进四十八村。

娘娘宫歼灭战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蒋介石的军队不战而逃,溃兵遍野,不到一个月,北京、天津相继失守,冀中大地成了沦陷区。四十八村人民望着赵王河里过往的日本小汽船,个个恨得咬牙切齿,他们随时准备着,只要日寇胆敢上岸,就同他拼个你死我活。

10月30日(农历9月27日)掌灯时分,日军从保定开往天津的八十多只运输船停在娘娘宫村北的“百草洼”里,三个汉奸乘一只小船靠岸,走进堤坡朱家饭馆,让朱掌柜去找乡地,要鸡要柴头,说要给皇军做饭吃。朱掌柜找到乡地孟兆林,孟没法解决,就躲了。三个汉奸等了好半天没人来,正在着急,“十班”的王金玉手提茶壶来打水,汉奸劈头就问:“你是干什么的?”王说:“我是打水的。”王金玉看他们带着枪。知道不是好人,扭身就往外走。“站住!”三个汉奸边喊边往外追,王金玉一甩“鲁子”就撂倒了一个,三转两拐钻进了胡同。汉奸立即点起火把,给船上发信号,很快上来两只大船,日本汉奸一百多人,将娘娘宫包围。王金玉回家上房鸣锣,呼唤乡亲们闩门上房打鬼子。骄横野蛮的日军哪里把这些老百姓放在眼里,三挺机枪和一百多